鴛鴦亂飛

文·馮蘭　畫·家發

我早知丈夫離婚了

「開一間房也沒有問題，你睡在床上，我睡在地上。」

「我晚上睡不着呢！」她笑了。

「你想地上的男人？」郭亮貼得她緊些。

沈蕙不說什麼。她想到今夜成其好事是不成問題的，問題是他再給她多少，他問她帶了多少錢，答道：

「我不會到銀行中去取錢，手袋裡不過二三萬元而已！」

「我給你五十萬，希望你穩紮穩打。我是賭百家樂。你賭什麼？」

八萬加沙蟹分紅十萬，再是五十萬，共一百四十萬了。沈蕙認爲並非小數目，她胸有成竹，即不作聲很快，澳門的跨海大橋像一條長虹般出現在眼簾外，轉瞬抵目的地了。他道：

「酒店房不易找，我其實租開了間套房，我可以睡在廳中，臥室歸你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（二五八）

「我早知丈夫離婚了」「沒有賭場，高尚。」沈蕙說。「在指斯維加斯的高尚酒店也有賭場。」郭亮道。「我未去過美國。」「有機會的，花不了多少錢，船開了。」「什麼酒店？主席！」郭亮提到它的名稱文說開了兩間房，門戶相對，開兩間，以策安全而已！沈蕙笑着問道：「你害怕些什麼？」「不不不，」郭亮搖頭：「我什麼都不怕。」「你不是有地位名譽嗎？」「香港有錢佬交女朋友的多，我是爲你着想，你不在乎？」「我沒有丈夫，我早和丈夫離婚了，常恒知道。」「王先生祇是朋友？將來的丈夫？」「不大可能，我們不要談別的男人和女人。」「好好好！」不久長洲在望，沈蕙問郭亮喜歡那個離島嗎，答道：「我去的時候，還沒有像樣的酒店，此刻據說有了。」「我們也可以去。」「開兩間房？」「是的。」

風言蜂語

倫繆

無此經歷

台灣五成人認爲裕仁應負侵華責任。

另五成人大概五十以下。

最好藉口

郵局人手短缺六百名。

郵件遲到有藉口了。

浪費了

市局本年度浪費以億計。

因此頻頻加價。

開心

駕駕世界

蕭風：圖·主樓傳毅：文

二九五：港開店幕美星剪綵

餐舞會舉行後，高大而有「人中龍」——鼻下小鬍子的白少强，由於嘻地一聲，爲殷大班點了雪茄，那禮貌的姿勢，使殷廠長當時有了深刻的印象——「這個青年，決不在我家這位剛剛獲得慶應碩士的人才之下。他現在是我新任命的香港經理，但他完全沒有一分巴結主人的態度，而是出之以禮。」

白少强跟若野跳了舞，他也沒有對若野認爲是大明星——剛剛正紅的由東京步向世界的大明星。這親切、恭敬的分寸，最能給一向受人大捧的美女以絕佳的印象。

若野這夜是一個人回到她的東京老向山町花園的，這裡她用了一個老園丁兼傳達、一個女侍，和一名近身下女。「董事長對這位香港來的青年紳士，印象絕佳，不在姑少爺之下——姑少爺，也就是我的不揭穿的丈夫！」

她在獨自入浴，浸入粉色的大磁缸中時，突然一驚，頓時起了從未有過的念頭——「我爲友春，可稱犧牲不小！處女之身給了他！尤其比這個更大的犧牲是：在大衆面前，在影迷和歌迷面前，我是一個未婚的大藝人？」

她出浴向住全牆的一面裝的半壁鏡宮前，用大毛巾乾身時，不覺覺前後照鏡，看這由頭到脚的玉體，前胸、後腰、和雪腿之間含蓄的丹田之下的淺櫻紅的雪草茸茸的小三角洲：「我還不似少婦？我腰還這麼細軟如柳？……青春？」她有感了，披了長長的睡袍，今天不按日俗了——着了一條鮮紅色的尼龍內小袴，在她大臥房中，自開了酒櫃，倒了一杯約三瓶的金花隆年「愛色啊」——XO白蘭地，斜坐在大沙發上，叫近身下女麗子：「我完全沒吃什麼東西，只用了飲料吃過席上的點心！」——

「啊，小姐想消夜？」

「你弄點西餐吧，可有美國烤腿？」——「有，煲一點鷄湯和米粉吧。」她驚異杯中的酒已光了——「這証明我寂寞！」她第一次有了新覺悟！上床睡着之前口對心說：「明天起，必須爲一個新的我，作安排才是！」

次日近午，殷大班命兒媳喜芬來了電話：「香港方面五天前已發出請帖，新太平洋（太古集團）大廈的殷氏企業投資公司開幕，一切是派去的松本辦的，現在父親要我告知你：請你剪彩。」日航包十個座位，殷氏全家同若野、江上青與白少强飛到香港主持大開幕禮，令到聯接中區與大遠東的迴遷新建，車水馬龍，四位新美女陪若野主持。

蘇美蝶影

東尼亞■

熱親要住不忍：二九五

點錯老鴛鴦

（二）

第一次搭飛機，炳嶂十分心慌，幸虧有這位太太的照料，在飛機上，她也幫她塡了入境申報表。

吃過餐，那位太太說：「就快到了。」

——就快到了，快見到阿炳了！他說一定會來接機的！

這時，炳嶂的心情不禁激動起來——四十年了，我還能認得他嗎？

想到這，她又拿出了阿炳的照片來端詳一番。可是，這也是許多年前的舊照片呢！

「這是你丈夫？」那太太問。

「是的，我們已經四十年沒見面了。」炳嶂說。

「哦！——」那太太張大了口，楞住了，她簡直不相信這是現實中的事！

炳嶂所乘搭的飛機還未抵達M埠，炳叔就早在等候了，他是一早從「山頂」（市外）趕來的。

抵達M埠，炳嶂在那位太太的帮忙下，終於順利地經過了移民局，並取到行李，讓海關檢查過了。

這時，可以見到玻璃門外面圍滿了接機的人。炳嶂跟着那位太太出了機場的大門。

機場門外一片亂紛紛的人，搶顯客的司機，還有遊手好閑的，擠顯得很。炳嶂緊緊地抓住自己的兩個行李，她的目光在人羣中搜索着，焦灼的心情和炎熱的天氣使她汗如雨下。

「還沒見到你丈夫？」那位太太還陪着她。

「還沒有！」炳嶂搖搖頭。

這時候，一個高高瘦瘦的男人在炳嶂面前停住了脚步，凝視着她。

——他就是阿炳嗎？

炳嶂不敢肯定，那男人似乎已經認出對方是自己要找的人，臉露笑容地向她走來了。

「等很久了！」他用家鄉話問她。

擦鞋故事

城市之光

■匡成

（十四）

司機過來了，關員問司機：「這樣木槓是他親手放上去的嗎？」

「是他叫我帮手，兩人抬上車的。」司機說。

「你胡說八道，我那裡有這槓子？」

「上車罷。」關員收去了他的回鄉証，着司機關好了車尾廂，然後一起上車，他指揮司機將車駛到海關部去。

車行中，關員道：「我們沙灣檢查站，以屢破走私案著名的。當然，這也難怪，第一線稍爲多一些檢查，就塞死了車，有人向上頭投訴，那祇有在二線檢查細驗了。」

洪國雲道：「那槓子載的是麼什東西？」

「你很識作狀，你自己運什麼東西出境，當然心知肚明。」

「眞是不知。」

「難道是我插贓？」關員說。

關員看到洪國雲搖頭，他用烱烱目光望着洪國雲道：「有行李牌寫着你的名字。」

洪國雲俯頭一看，那一個行李牌和自己旅行袋的上行李牌一樣，寫着他的姓名和香港地址，但字跡顯然不同。

洪國雲道：「牌子不是我寫的。」

關員招手叫司機，對洪國雲道：「行李牌姓名地址相同，我不理是否你寫還是請他人寫的。」

短篇小說

口夏洛桑

十四：阿菲也開始發育

這一對姊妹花，就只在酒廊的歌台上來回演唱，還未到達夜總會的水準，還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就這樣，兩個人在酒廊演唱，已經度過了三個年頭。

這一年，阿芬二十歲，阿菲十六歲。二十歲的阿芬，經過了幾次戀愛，人已經顯得頗爲成熟。十六歲的阿菲，也開始發育，身體已經開始顯現了一些曲線。但因爲阿菲的身體比較瘦弱，給人的印象總像有點發育不全。

縱然是這樣，因爲阿菲處身在酒廊那樣的環境，同樣有男孩子追求她。現在的阿菲，自然不再求者却沒有姐姐的多，更沒有像姐姐的追求者那樣，常常送禮物。

阿菲的追求者，只是請她吃一頓飯，看一場電影，她連接玫瑰花的機會也很少很少。

機會終於來了。那一年，電視台舉辦新秀歌星歌唱大賽，阿芬與阿菲兩姊妹都參加了，但阿芬在初賽時就已經給淘汰出局，阿菲却獲得入圍。

阿菲的歌藝、台風，動作都很不錯，尤其是經過酒廊歌台三年的掙扎努力，跟師傅的動學苦練，她的歌藝已經到達職業歌星的水平。

是醜小鴨，但却無法有姐姐那麼豐滿美麗。她的歌唱得比姐姐好，人工與姐姐一樣高，但她的追求者却比姐姐少。

成名之後

王方■

天涯俠客無力

巫■

秋風·文　埔木翊·畫

廿九：踏遍江湖

嚴敬重厲聲道：「你說此言一次華山論武，你們不邀請老夫，老夫尚會厚顏去參加第二次？」

齊雲高哈哈笑道：「原來你這般注重虛名？鬼才相信！若只如此，明年華山二度論武，憑你今日之能，能不穩佔一席位？你苦苦經營，只爲當人上人？要一人獨霸武林！」

嚴敬重臉色慘白，道：「第一次華山論武，我們不是被人失望，而是出之以禮。」

齊雲高不屑與他爭論，拂袖轉身，當衆道：「諸位，齊某有個不情之請，死者已矣，不可讓他們暴屍於野，請大家再辛苦一下，挖幾個坑，把死者都埋了吧，把他們埋在一起，希望仇恨隨着他們之死而化解！」

嚴敬重見他完全不將自己放在眼中，又氣又恨，嘶聲叫道：「齊雲高，我做鬼也不放過你！」

他邊說邊掙扎地爬上來，雙眼盡赤、衣襟、下頷、雙掌全是血跡，神態猙獰，極是恐怖！

齊雲高回頭冷冷地道：「齊某隨時候你的險魂！」嚴敬重哇地一聲又噴出一股鮮血，直挺挺地仰頭跌倒！

羣豪都歡呼起來：「嚴敬重死啦！」

拓跋强率一千人又唱頌詞：

「天上有日月，地上有齊雲高和拓跋老仙！嚴敬重只是一隻螢火虫，怎能與日月爭輝！齊雲高與拓跋老仙，武功天下無敵，功德比東海還深……」

他們總算「良心」未盡泯，將齊雲高排在拓跋老仙之上。

躺仲台聽得不是滋味，不禁發出狂笑：「新鮮，新鮮！」（八四一）

二五八：盡力籌錢

阿占曰：「然，這個辦法最好。」

暫定計劃如此進行，阿七馬上找嚀囉文，吩咐但如此這般。

嚀囉文去找王彼德，王彼德亦十分緊張，因爲黑道貨賣，唔講得笑，則見血者也。

嚀囉文話仍然未摸夠水，王彼德曰：「點可以咁喺，阿文，做生意唔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彼德，十分對不住，我已經盡力去摸者矣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講明兩日內睇貨，你又冇錢，點交易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總之我盡地一煲，彼德，如果冇辦法，希望你加盟！」

王彼德曰：「講笑乎？阿文，我講過，不再做這種生意者也，而且以前亦不做，但我識人，可以帮你而已，估不到帮出個大頭佛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對不住，彼德，我會盡力去籌錢，我亦不想衰，何況這單嘢有錢賺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唔好講喇，阿文，你無論如何要結，否則我唔結。」

嚀囉文詫曰：「你又點會唔結呢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我叫江湖上朋友同你鋪路，你唔結，即是告吹，我又點交代？」

嚀囉文曰：「最多細佬擺酒道歉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挑，講笑乎？這種交易，又點會擺和頭酒！」

嚀囉文曰：「咁唔係命乎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有之喺，你詮過呀！」

電話响，原來係安娜，嚀囉文早已同安娜夾定，希望拖王彼德落水。

安娜曰：「彼德，我同你傾下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唔，唔矣，安娜，唔該你借錢。」

安娜曰：「唔得呀，我唔借得錢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何以唔借得？吓？」

安娜曰：「我老公知道我有男朋友，鎖到實，圖章亦由收埋，出唔到錢，話驚人盜了我D錢。」

現代江湖之綠背

嚀囉文■歌長田

三代花名

辛海■

二三一：熱物人的悉

年婦人新式淺紅黑點套裝衫褲的婦人，出現在鐵閘，她搭巴士而來。

王材叔拉開鐵閘，一臉笑容說：「阿翠，你來看看，世界上竟有如此相似的女子！」

叫阿翠的婦人走進花園，面對幸霞，楞在那裡，口在說：

「月湘……」

大旗却說：「她不是你女兒月湘，是從美國來的幸霞。」

幸霞呢？在秋天的傍晚斜陽尚未完全消隱之下，十分注意審視這曾做過曲藝歌壇女伶的劉翠，覺得——儘管青春已逝，精壯年華已使用得七七八八，但她的紅臉色，彎眉下的明亮眼睛，保留一些藝人的靈慧氣質，看起來，她好像比實際年齡少十年八年。

而伴着她走到樹下的王材叔，一拳高大，他比她大十年八年，但他跟老花王一樣並不顯老，且很壯健。在幸霞眼中，王材叔像是劉翠的保護人。憑月湘那夜的講述，她對眼前每一個人，都那麼熟悉。

老花王向幸霞說：「我剛才告訴遠玲你來公園的事，她不信，說我老頑固，原來她才是少頑固！」

遠玲說：「月湘姐對我太好了！我心目中的月湘姐，無人可以代替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來代替月湘姐姐的。」幸霞解釋說：「只不過來訪問王氏花園吧了！」

王財叔一直站在樹下觀察，聆聽幾個人的說話，這個中間代花王，終于說話：

「幸姑娘，難得見你長得跟月湘那麼相似，就請在我們花園吃頓便飯。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我打個電話叫月湘的媽媽來，讓她也驚訝一下。」王材叔說：「她從香港大學那邊來，很快。」

如此一說，幸霞留下來吃晚飯。至于登石屋閣樓看大旗的畫，她稍作延遲。

和遠玲、大旗、老花王、王材叔在園子裡看一會花卉，月湘的媽媽，一個四十八九，頭髮剪短，穿中

中國糧油有限公司　世界米行

CHINA CEREALS & OILS CORP. LTD.　RICE WORLD ®

239 E. Hastings St., Van., B.C.　100 GORE AVE. (Corner of Powell & Gore)

溫哥華喜士定東街239號　電話：687-4204　歌雅街100號（有寬大停車場）

復活節酬賓大贈送！大減價！

美國標準牌米王
品質第一，好煮好食，
粒粒靚，保證滿意。
原價$21·50
大減價只售$14·99

買二送一
★買兩包50磅庄美國標準牌米王，免費贈送100% Pure 粟米油3公升一罐。
★買一包送贈券一張，可於下次買米時送油。

美國加州好景牌米王
上等靚絲苗
原價$19·99
大減價只售$15·99

買一送一
買一包50磅庄美國加州好景牌米王
免費贈送100%純淨粟米油3公升一罐

各款美國絲苗米
泰國香米
澳洲絲苗
一律大減價

美國麒麟牌米王
特等靚絲苗
原價$19·50
大減價只售$14·95

買二送一
買二包美國麒麟牌米王
免費贈送一包麒麟牌米王

本公司爲加西最大之食米入口公司，一向以薄利多銷爲宗旨

最新運到：
澳洲金冠牌絲苗米王
是澳洲米之極品
在香港三種澳洲米之中銷量佔第一
輭夾滑請嘗試。